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識遺卷七

宋 羅壁 撰

服食為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一體具體

子游子張子夏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晦庵集注一體一肢也具體有其全也又曰體段也皆就身體言之雙峯饒氏曰吾道所謂全體仁義禮智信也具體而微者五者皆幾焉特未到至處各具一體則仁有餘者或義不足禮而得者或信而

虧蓋子雲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之說視肢體之說尤明切

左傳紀人名

左傳紀人名既名字並舉又或族里爵邑謚號錯布一事之中如稱士會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稱郤伯曰駒伯又曰郤獻子稱荀林父又曰桓子稱先縠又曰彘子稱公子呂又曰子封稱裂繻又曰子帛此類不一後來杜子美作詩爵里名字亦備著如曰杜陵曰杜

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拾遺曰省郎著爵也葢取法於傳而以詩參之文王有聲詩稱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后曰皇王亦備著一詩先儒釋云詞之不同以見美之不足反覆備詠詩之體也

豖蝨

勢不足倚曰氷山乃唐張彖鄙楊國忠之言李湛鄙二張復曰海市蜃樓按蜃大蛤也韓詩外傳云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見文昌雜錄云登州每晴霽海之

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蓋蜃吐氣為之旋復消滅登人謂之海市東坡詩謂所見皆幻影是也二喻本出戰國策曰城狐社鼠莊子復譬豕蝨曰豕蝨擇疎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冰山諸喻所習用若豕蝨則少援者

莊子

文章設喻則深婉而于喻最難至一事數喻尤難獨莊

子百變不窮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不可得乎又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又曰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汝為之乎為彘謀者曰不如食以糟糠錯之牢筴之中三喻意同而事異喻不可語道之

人曰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又曰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喻斷壞真性曰伯樂治馬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陳言不可用於今曰古人糟粕曰已棄芻狗曰舟不可陸曰猨狙衣周公之服曰醜人學西施之顰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痀僂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呂梁蹈水曰梓慶削鐻各數易說每易每奇若庖丁

解牛事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林竹溪謂如畫出一屠牛人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如聞其離析牛體之聲批大郤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每至於族視為止行為遲等語則牛身之骨節理絡屠者之難易伸縮皆著之筆端豈不為千古文章之妙廣人郭䟽謂莊子言大如鵬徙九萬里而六月息極天下之大如蝸牛之角能容蠻觸之戰極天下之小言久謂冥靈以五百歲為春秋大椿以八

千歲為春秋言近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
古則行填填視顚顚臥居居覺于于如標枝如野鹿無
為之象可掬言後世則蹩躠踶跂澶漫摘擗屈折縣跂
喬詰卓鷙儽卷傖囊作為之態備盡言子貢之富則軒
車不容巷言曽子之貧則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
履而踵决各臻其妙自謂瓌瑋諔詭可觀信哉但陋仁
義禮樂而偏道德詆訾堯舜以來之聖人而崇老子舍
棄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為異端之學

古銅代金

舜典金作贖刑呂刑罰百鍰皆釋銅漢罰用金贖死為銅四百一十六斤唐贖死為銅一百二十斤按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銅與其一故銅罰例曰金漢賜臣下誠用金者直書黄金考古金多無如漢高祖予陳平四萬斤賜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賜袁盎五十斤宣帝賜韋賢黄覇各百斤賜疏廣受二十斤太子加賜五十斤賜高祖功臣後百三十六人各十斤豈為天下國家用故亦不

為天下國家惜乎若飾土木言金無如西都建章賦曰觚稜棲金爵三輔故事著金爵銅鳳長安門甘泉賦曰金鋪交映缺　也揚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古帝者富有天下猶以銅代飾土木後世琳宮梵宇例真飾金何也

龍門

禹鑿龍門導河意穿其山之過水若而已濇水李氏記其事則不然謂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

建禹廟乃禹鑿山通河水出處也河自古長城外南注中國至安國嶺下凡千餘里兩岸盡壁峭立大河盤束湍激石硤間至此方出闘道所至噴風揚霧如萬雷鼓天而下莊子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蓋寫此禹像冕服豕首祭諱用豕用則大風拔木發屋災被百里觀此則暴鯢黥顙亦見魚力之大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處党項之裏宋若西夏嘗有陳熙河據西夏上流放巨舟順流下出會州腹攻靈夏者

朝廷下其議熙河漕臣李復奏曰契勘黄河過會州入
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舡豈可行
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又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
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朱文公謂
禹貢言納貢賦之路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復言又若此何也
余竊謂興靈以外之河古當狄境自書記雍州貢道之
後狄之寇中國者何限曾未聞有道河入渭汭者則龍

門上流行舟必艱復之說疑有據按河出葱嶺于闐合流東注蒲菖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至積石出故禹導河自積石自積石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龍門凡三千餘里

戰國說士

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進得士天子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目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隳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絶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

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顔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及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儒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重輕平原輩資士以重其國幾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横輩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主為之擁篲先驅側行檄席時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吏之禍起焉

其實皆因於士之無歸也

鄉舉里選

封建不復里選難行緣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諸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責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諸侯封國鄉遂比閭族黨之内塾庠序之教行故行藝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禮選舉之說曰閭胥（中士為之立比為閭）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聚衆庶書其恭儉任恤者族師（上士為之）月吉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黨正下大夫為之正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中大夫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鄉大夫命鄉之舉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蓋人之賢否非久與居莫辨真偽久與居者惟鄰里鄉黨故黨庠序乃審察人才之要按古庠序皆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反於學塾漢學校不立士與講論者令隸業大常後世以來始有越鄉進家羣居聚食就學者後世井邑既亡學校又廢郡大者綿地千里如漢委郡國察孝廉郡守拜罷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賢否往往濫舉者多魏郡置

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後任愛憎通貨賂取閥閲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元魏惟簡年勞才否不辨然漢公府辟舉之法尚近古郡縣屬吏掾曹許谷辟於其長經郡縣辟者五府史辟經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薦故士修於家聲問達於鄉閭則辟書交致至縣令以上始赴尚書選調一人之身閲歷者衆漢吏多得人周官人之法論之鄉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示不取信一人隋唐來易以詞華設科行藝已閣置矣然猶察時望録之至宋置棘糊名

則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權衡於命之有無特假詞華彰施之爾愚謂科舉流泛封建不復選舉難行若只狥時論取人則王莽未得漢柄折節為恭儉虛譽隆洽晉殷浩未出天下皆謂深源不起如蒼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與為比堪充選舉雖國皆曰賢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毀譽難憑則湖學經義治事邊防水利置齋實取人之規虞廷納言試功一節實審才之實蓋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

真才出矣按孔門四科論人賜達求藝亦不專主文章徳行則偏狥豈不是弊後世取人但言語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談則勝行之實事缺者禮樂訟獄財賦兵機素未經嘗則選以事多廢而歳月淹以資格及付以斷國論謀王室當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不問也所以政以人弊國以人亡

老彭

事惟近於人情者可信傳記述彭祖老儋各有詭異難憑之説年皆數百今撮識始終彭祖姓籛名鏗封彭城

故號彭祖甞以斟雉養性事堯仕夏為大夫仕商為守藏
吏仕周為柱下史彭祖傳云商世已傳三百歲列仙傳
云喪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壽七百又云八百而書獨
稱之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終葢周時也
但如仙傳所云彭祖皆壽其一身不能并延長其妻子
其仙亦陋矣老儋臯陶後姓苑著臯陶為理為理官因
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傳行李行理無二夏商
時已有李氏姓氏書有李新舊唐書乃皆謂老子生李

下遭亂饑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神仙傳又謂老子無父母姓李皆無為妄說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玄祿字伯陽甫生能言生時皓首方瞳長眉幹九尺耳七寸而滲漏故復名耳字儋與聃同又作聃邑于苦之賴亳州衛慎縣縣東有賴鄉即老子生地有祠漢志以老萊子老儋為二人按莊子書孔子問禮于老聃高氏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斑衣戲母側所問皆禮事二老傳皆曰楚人又萊先賢以為老聃之轉切疑只是一人仕桓莊出為柱下史仕簡靈世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孔子沒後十九年西入秦歷流沙化

胡成佛見秦獻公又後孔子百餘年其壽以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七十又曰不知所終然鄠縣柳谷水面有

老子墓

余按老子著道德經清淨無為外無半語及神仙莊子之書最尊老子亦不言其為仙至晉葛洪著神仙傳始列老子於仙昔之推黃帝者曰壽三百大戴禮述宰我問孔子云黃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服其神百年久而人畏其教百年竊疑彭老之壽猶孔子論云特傳記神異之函

治貴審時

論秦政王莽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

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蓋謂書不適用讀書與不讀書一也魏鶴山嘗嘆孔孟著書未及行盡其轍環歷聘熟諳世故又洞識前古使其獲用必張必當至秦火肆暴經皆出于漢儒掇拾先王制度雜以秦漢舛繆甚則胡制鄭王賈馬箋註多是以後王儀文臆說三代令典故經著義理綱常高古不易而建置纖悉隨時之宜可也夏禮而杞不足徵殷禮而宋不足徵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云然後乎孔子者文獻又可知矣韓魏公規

荆公新法曰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非一程子曰經典禮書多出漢儒附會不可一一追後後世肱於太宰六典之名執於周公制禮之説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後周三用于熙寧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而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已各不侔何嘗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襲殷之制況事久必弊弊久則更豈有執而不通之理漢崔寔政論曰濟世拯時之術豈必體蹈堯舜乃理哉期于補救闕壞支柱

傾邪隨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對葉公景公哀公問政各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大體哉後世言三代永國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無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國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賢明也厲王之天下亦非無封建一無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復治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諸侯之弊極矣周以微弱乃載祚數百豈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爭强大不能相傾周幸而傳爾秦變以郡縣而弊于苛暴漢易以寛仁而制于權臣晉弊于權臣隋弊于盜賊唐弊于藩鎮往往國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補弊而已無拘說也又曰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

權知弊也寔此論足以盡美三代之蔽矣余嘗謂唐虞治道萬古冠冕究其設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之可紀者禹平水土稷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爲士與夫垂工夔樂伯夷秩宗而已何嘗瑣屑如周禮哉矧治道貴安静設官既冗則巧拙雜進天下始病矣司馬温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上下勞擾而天下亂

漢唐而下君道雖不盡純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唐太宗以仁義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則亦惟其人而已不在盡循古制也酌頌成王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漢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蘇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悦縱有禮典明文無補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又曰適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將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後卒將翦而克漢宣帝將七十餘之趙充國遂平羌光武將矍鑠翁之馬援遂定蠻晉鄧艾平蜀王濬平吴皆年七十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繆晉重耳六十二反晉國鄭食其六十二遇漢高唐裴度郭子儀身益老國益重盖經歷多思慮精舉措審往往以老得之張南軒嘗評充國之將曰將之失徒負勇而無謀充國曰兵難隃度願至

金城圖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將之病患急近功充國屯田為久計閫其萬全將之病患好殺不恤百姓充國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政豈少年尚氣貪功者所及哉

帥職

南軒帥荆遺臨庵書曰其受任上流軍卒責都統財賦責總司吾帥臣專以固結人心為本使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兵財帥大務也而民又最焉

其論職可謂約而事要矣

服食為本

禹别九州冀為王都獨不言貢篚近王畿曰甸服甸為天子治田賦專出穀蓋王畿地大人衆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内百里納總（禾本全也）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服（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為重也兗豫青近王畿兗貢蠶絲豫貢絺紵纖纊青貢鹽絺絲帛凡以衣為重也餘州之貢寶玉玩好而已洪範八政

先食貨豳七月周公陳先公風化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諄諄農務以此見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於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轉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東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實江湖脉絡可聚中原之漕按洛水入河溢為滎史記文頴注滎水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官渡水也詳此則汴古已有後世以為始隋非也但前賢明此水不一或謂上名鴻溝下名官渡張華

謂鴻溝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謂汴鴻溝官渡為三水張伯謂渠引河東南注至大梁浚儀分二渠一為官渡一為鴻溝汴別為渠今汴自西而東鴻溝橫亘南北但三國袁曹相拒官渡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則官渡自黃河

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河備著禹貢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道江故禹貢述江水沿于海而後入于淮左傳謂吳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濟

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貢禹平水土之昔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國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較之淮且居荒服外況江表乎故孟子之說可疑春秋吳憑陵上國至北伐齊與中國之盟會乘便取捷蓋通江淮之始

凡水水力不同舟載亦異唐劉晏轉漕給關中初

槩以船運艱阻百端後察江船不可用於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於河遂隨岸置倉貯載因相水之宜用船運遂無阻河至龍門扼底柱險復資陸運入渭

按唐運避龍門之險開山路十八里始濟

渭淺深不常隋興鑿渭自會興東至潼關凡三百里名開通河然後關内之運通利唐以來潼關有變河汴不通則江運遡漢入武關以達長安

按漢水鄧州計六七百里至武關至洋川始陸運出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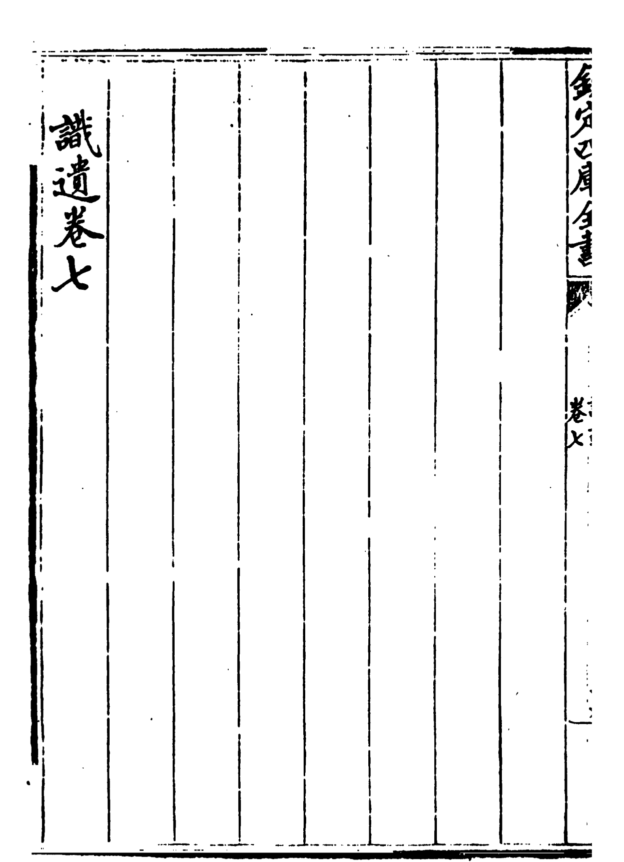
但漢上流灘險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後梁以洛運艱改都汴汴中

據江河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而處勢平曠天下有事乃四戰之衝須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長安金陵蓋以運便而險塞也長安襟山帶河沃野千里地產多可富國古號陸海金陵前控江淮後引甌越左通荆襄右達吴會外則長淮沃壤千里桑田魚鹽之利甲天下内則交廣海錯之珍盡東南真江左第一形勝也宋南渡初李伯紀胡安國進計皆請措置荆襄為根本按荆襄地夾曠胡五峯嘗謂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二公蓋為進取計也

張道陵

漢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

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升該百二十歲而郤伯溫聞見録著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名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輙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治頭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郎將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家今祖陵為天師初只泛號唐始定封也



識遺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讖遺書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識遺卷八　　宋　羅璧　撰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黄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愽施　　豫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過百為壽

豪傑不尚就　三教

耘耔

天即理

讖緯之學未興古人自信多託之天堯舜讓賢俱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湯武之興曰天命弗僭曰天祐一德曰天其以予乂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從之等語往往借天為訓朱文公謂事不出于人則

出于天天即理也凡合於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為者皆謂之天桀紂之暴如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心八百侯而畢會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致者湯武順之則天逆之則人其謂之天不誣也左傳曰天誘其衷曰上天之鑒夫豈有誘奪之迹哉行事順理而治殆天啟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喪之天且不違權於理之逆順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與之之意堯

舜子不肖便見天不久堯舜之天下啟賢能繼便見天欲久禹之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禹治水彝倫攸叙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葢天錫以知九疇之叙故無逆水之失漢儒不審乃拘于洛書龜背本文多少之較詳書洪範疏豈真知天者況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龜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謂不一名字三十六字之詳也又按易繫孔子只言河出圖洛出書即無龜龍之說漢世緯書

起始曰龍負圖龜負書殆漢儒增也兼古人言災祥多卜以人事緯書盡盖以神怪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殷白狼啣鉤沈璧於洛而黒龜與之書黄魚雙躍周赤雀啣書白魚入舟皆禮緯稽命徵之辭故讖緯皆起漢儒

倉頡

倉頡製字宋衷皇甫謐輩俱言頡黄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黄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禪者七十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亦

言十二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其紀勒必皆字也晉索靖草書狀曰倉頡既生書記是為尚書疏張揖云倉頡為帝王生禪通之紀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頡皇呂不韋稱倉頡亦曰史皇氏古謂字書為史則謂為史官者繆也開封府浚儀有頡城論衡云學書諱丙日以五行書言倉頡死丙寅也

軒轅黃帝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間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幣文作貲黃帝幣文作命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覩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横木轅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蚓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亦訛執古為信莊子古于史記

按河圖黃帝名軒文鈌封降禪德祖黃軒論語考曰軒知地利則黃

帝單名軒非重名也

陶唐殷商荆楚

陶地名國始顓頊堯先居陶後封唐故陶唐並稱湯初與商丘後盤庚遷殷故名殷荆楚共一木名熊繹初國於荆號楚春秋初例稱荆公後始稱王至楚襄王毋名楚諱復稱荆

堯舜病博施

天不能長春而不冬常暘而不雨日月不照覆盆之下生長不施霜雪之時雖天地之大猶有餘憾堯舜共仁

如天豈不欲衣帛食肉均於老幼而養有所不給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爲之規豈不欲瘝癃殘疾鰥寡孤獨均獲暢遂而禀氣不足不能移其賦受之偏豈不欲窮髮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撫綏而風氣所限不容不聽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濟衆堯舜亦病秦皇漢武乃欲威服荒遠以示無外豈不繆哉

豫讓

智伯無後豫讓殺身以報非真了死生之分者不能然

人臣事君救過於未萌上也及臨事而正救焉次也聽其君之自是自非付其國於自存自亡而曰吾能但日為之死斯為下矣豫讓義士智伯以國士待之智伯不可謂不賢讓不可謂不過而智伯貪三晉之地締疵測韓魏之反張孟談啟韓魏之攻巧文辯慧而甚不仁讓曾無一語與其間猶為讓之忠於智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殺襄子為忠君子不能不恨其晚也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公曰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用而亡送之是偽送也故忠臣者盡善於君而生不蹈惡於君而死讓謂其死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吁懷二心之臣視讓誠愧矣以讓視嬰獨不愧乎故余于讓是其死不是其生取其節不取其智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飲器飲音蔭漢書韋昭釋椑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溲便褻器也顔師古引匈奴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如顔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可宜乎溲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是晉釋但名虎子未詳

射日補天

羿弹十日之語昉見莊騷俱謂天有十日射之但堯時

羲和君之子名十日又有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長蛇等皆頑兇為民害堯命羿殺窫窳射十日繳大風戮九嬰封豕長蛇而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也共工氏觸不周山折天柱絶地維及女媧補天之説見列子按共工氏覇九州實太昊之臣恣睢跋扈傲擾天紀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天立極之迹也錬石補天果人力能與否事不經見皆當理决血流漂杵孟子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莊列繆妄之説荒唐之

言乎

經解

六經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諸家經解前後不一自斷定於晦翁然後一出於正後學儻非經指授則泛濫諸家其誰適從今經解有昔賢品題其當者曰易有伊川易傳大易粹言繫辭則紫侍講集解書有東萊說林少頴解詩有東萊詩記晦庵詩傳周禮禮記注疏晦庵取之而王荆公王昭禹周禮

解方博士陸農師馬博士禮記解晦翁俱以爲當又嘗言荆公經解有益後學春秋胡文定於褒貶之例尤嚴傳則東萊左氏說爲最也後學儻循是索之不至以多岐亡羊矣

玩物之戒

漢文却獻千里馬者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遺北征將士曰能療金創蕭道成治齊期黃金與土同價唐太宗還林邑鸚

䴉曰鳥獸懷土亦與人同皆有超人識度也近世大賢
呂文穆卻獻二百里鑑曰吾面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鑑王文正旦㖷弟百萬買玉帶曰自負重而欲使觀者
稱好不亦謬乎有以硯滴售孫侍讀甫者孫曰一日得
擔水才直三錢古人達理不為玩好如此國初人寶李
廷珪墨石昌言至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
磨子蘇子瞻詩云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
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耻蘇浩然用高麗煤

又潘谷製墨必用高麗煤前輩謂世無二子墨終不乏用人固愚耳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氏殷周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耳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國隨提封廣狹

出車乘多少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别諸侯大不可陵小不可僭所以治安可久周東遷古制壞諸侯各以力勝王室不能為之制節小大始紊至春秋國自為政齊創内政寓軍令晉作被廬之法魯作丘甲城過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規律之矣至戰國齊以技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衛士勝孫吴輩出貴勢利尚詐謀古制百不一存故趙奢與田單論兵曰古者四海萬國大城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以少戰足矣今萬國合為七

戰國兵必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少戰可乎在奢已歎不能循古况去古又遠者乎後世不審强弱動欲仁義飾兵恐不爲湯武而爲宋襄陳餘也故欲狥古制須封建

武士不恤

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亦奇矣韓淮陰潑於蒯通一語隨以兵躡其後更不計食其利害卒使身膏鼎鑊唐初頡利歸命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李勣謀曰

今詔使在彼彼必自寛若遣萬騎襲之不戰可擒張公謹曰使者在彼奈何靖曰唐儉不足恤遂勒兵夜發宋紹興間兀术入寇韓世忠駐兵揚州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相待盃一再行更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詭曰有詔移軍守江即命撤爨班師良臣方去世忠麾軍踵其後設伏大儀鎮良臣至金金問世忠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术乃大發兵趨江遇伏戰敗還泗上責良臣責已欲烹之良臣好詞得免舊傳已缺

師自蜀入援舟次金口扼敵不得前亟遣將從岸戰戰方酣而師舟已敗〈入聲〉蓋兵尚詭道螻蟻萬命取決一時不容自已然好戰嗜殺之人殘忍待之之方亦須識時量勢身在其間則在彼者固莫測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過百為壽

莊子及左傳杜預注皆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孔頴達疏上壽百年以上孔安國傳洪範五福曰壽傳曰百二

十年為壽蓋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為限過百而增是謂䟽

按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頤王荊公註自幼弱壯强艾耆老等下皆著讀點其下學冠有室而仕指使而傳自為句總上十事各十年一目壽為過百之目亦有理

豪傑不茍就

古豪傑皆不輕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故孫武兵書著呂尚伊尹於反間篇以皆往來遲回二者間也張子房圯上一編屢以說人始說沛公馬援轉游隴漢不從盛陳陛衛之公孫述而從岸幘迎笑之光武袁紹禮郭嘉甚至嘉去之及見曹操曰真吾主也張賓見石勒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乃提劔詣軍門王猛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溫不渡灞水遂去不就後寧事苻堅晉屢徵謝安不

起桓温徵始赴之蓋小人之仕在濟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於是可覩豪傑之志矣或勸東漢魏桓就徵桓曰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干禄求進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為哉遂以隱終大槩士之有志於時者熟察世故胷中皆有素定之規度其人不足與謀萬鍾於我何加焉東坡嘗謂韓淮隂終身事業一見高祖即決之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見劉備數語范文正公天聖中上萬言書欲致

太平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司馬仲達號姦雄初亦韜隱後就徵曹操胡孜堂謂孔明躬耕南陽既不從難與爭錚之曹操又不附可與為援之孫權獨委身流離顛沛之劉備且三顧後起則措身之審又非徒較強弱而已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廻讖悔之非據理而論非過攻也若二氏自相詆訾則釋氏云

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適關尹騎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又云老聃入泰西歷流沙化胡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佛地經云寶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為顏子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唐景福二年易涞水縣南孔子祠為𦤎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復改為儒

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訶其繆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素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適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恒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横國亡之象

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耘耔

毛詩釋耔曰壅本漢志釋耔曰附根謂代田之法一畮三甽廣深各尺稻種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壟土附根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耐風與旱故所種實茂大槩除草附根則草腐根原因以肥潤耘乃耔之利也今農家習之而不知

識遺卷九　　宋　羅璧　撰

王荆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星土

古以星正時未占災祥春秋始有焉然燕為析木趙為大梁等説始戰國鄒衍之言左傳及之故昔賢疑傳為戰國時人作至班固漢書直以秦魏周韓趙燕齊魯宋衛吳楚十二國分配二十八宿遂為古今不易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稱萬國夏商各二三千國周

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國春秋時國名見經傳者一百二十四星則止於廿八春秋末十二國上與列宿參何也又晉在春秋為大國戰國韓趙魏分晉則晉裂為三今十二分野中不應列趙魏而缺晉至指鶉火為周地屬豐鎬西周固為豐鎬其在洛陽又隸何星乎魏陳卓於十二分野中復別以度數言星一次三次為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千里古制九州州方三千里（堯五服制）則一州之廣僅當天一度之循環也故昔

賢謂班固以國直星之說不若周官保章氏州配之說為正

孔子不述禮

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修春秋正雅頌而禮無的書故漢以來諸儒但言五經今二禮皆出漢儒先儒因謂制禮王者事孔子無位不敢作又曰禮以義起難立定制經多合禮義言者謂禮當臨時以義斷行之如三代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隨

時損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況人性禀不同仁或柔義或剛聖人因禮節文使得其中故曰禮因人情禮記述孔子言禮有多為貴少為貴大為貴小為貴文為貴素為貴之辨至羔豚太牢之祭各求其稱則禮亦求其當而已漢儒二禮皆欲補聖人之遺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如歷代樂名曰六莖五英韶濩亦不同漢唐以來曰文德舞武德舞皆隨功德之異名之樂主和人心聖人不能強之必同所主者雅正而已

擊壤

堯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背桴土鼓之義按諸書解壤字尚書禹貢黃壤白壤黑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曰壤釋柔土也周禮辨十有二壤鄭玄注壤和緩之貌穀梁曰蝕內壤外壤壞傷也而顏信解壤亦謂鼠穴地出土獨藝文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謂壤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其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故曰擊壤竊意古人淳樸未必為此

田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獵皆曰田字與田畞之田同王昭禹釋周禮云缺　為人刈與穫利於田同為之圍與疆理同犄角鳥獸與耘同度可殺而不可亂所以獵亦曰田也

五行寓數

五行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行相生次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數皆以微著為次水最微居

一火漸著居二木形實居三金體堅居四土質重居五若成數則皇甫侃以為金木水火皆資土以立猶仁義禮智必以信而存故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五而成九朱文公河圖說實祖之

詩從寺

詩古人言志之辭孔穎達推其始於蕢桴土鼓之世葢有樂即有節音節者章句之原聖人删取為經以人情觸於外必動於中因美刺形焉上之人采以參已政之

是非求合乎衆之所與故可以典可以觀所以有補治道為經也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韻書寺音侍詩注初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止乎禮義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過於諛甚至增淫導慾誨華鬬靡豈詩之旨哉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以無維持世道之詩也近代推杜子美詩為詩史知道者猶以

不濟事少之故真西山選詩取於民彝世教有補者至孔子删詩而無自作之詩商賜可與言詩孟子長於詩例皆無詩苟無益鑒戒徒工言語无取也

制幣

祭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為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數鬼神之道陰陽不測也禮聘禮帛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苿

周禮遂人頒田里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鄭玄釋郊外謂之萊萊休不耕者葢大司徒造都鄙制地域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歲歲可耕者一易間一歲而耕再易間二歲而耕趙過代田亦是視地肥瘠更代田之他經釋萊但泛曰草

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葢兵家多尚詐力絶人命凶狠貪

殘所以道家忌之若吴起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然伊吕周公亦嘗為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盖不尚詐力但與世平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簒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非不用兵祚延千百亦其取天下為民除殘也此可見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為幽冥所忌

宫府一體

孔明出師表曰宫中府中皆為一體朱文公嘗推明之

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當吴魏之全盖天下十分之九儻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以梁益之半圖吴魏之全内之所出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勝乎私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外有隣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國亦危矣以亮忠智為蜀謀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春秋晉謀叛晉李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未可以貳王猛勸苻堅勿伐晉曰上下安和權翼亦曰君臣輯睦乃知鄰敵謀人國家亦伺

其有乖爭之隙匈奴患漢元成之威孰與高武呼韓邪

卒臣事者五單于爭立故也此孤則見折衆則難摧吐

谷渾所以有并折十九箭之譬

姦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

而黄巢屢舉進士

兵勢緩急

燕慕容恪言兵勢緩急之宜曰若彼我勢敵外有强援

恐腹背悉生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無援于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也魏李欽曰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持久余觀古人去國遠鬬之師皆以不戰困却盖兵必資糧兵愈衆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坐困得策況戰爭攘奪之世民不得耕者衆而師旅數起又非儋石可給故餽餉最急又民以食為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衆漢高拒楚始終據滎陽以敖倉在也唐初李密起事說翟讓據洛口倉王世充據東都亦

為洛口倉後雖不終而一時皆取勝趙充國計兵一人一月之食為米二斛四斗漢量未考與今量如何如一萬人給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為米六千石宋隆興初傳金兵於河南者十七萬悉備戰騎今未論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草計之須二百一十萬而驢騾馱載又必不少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髙之但拘於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髙壘不與敵爭所以為竒兵也充國趙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兵豈虚聲所能恐哉

王荆公

荆公萬言書論教養人才與制祿久任之道古今無易也正史略之殆非不以人廢言之意其歸老蔣山往來以一縣直蹇驢或告以荀輿便老公曰不忍以人代畜也第宅舍爲寺改築僅芘風雨後至稅屋以居捨宅雖無義異乎貴盛而甲第爭雄者矣山谷謂公不溺於酒色財利一世偉人也且有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之句温公謂介父行義文章節節過人又謂金陵平生行

止無點汚神宗聰睿每事景慕三代不肯為凡主政惟荆公書足以動之惜乎衆君子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誤國所謂大體既差細美莫贖是也

英雄不死

晉公子重耳遍歴諸國艱阻備嘗卒霸晉沛公屢厄項羽范增切切殺之卒興漢劉玄德在三國孫曹謀臣周瑜荀彧皆請早圖中間敗於呂布困於當陽備之不死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苻堅王猛權翼皆請誅

其條寵垂卒復燕增瑜猛事三君最信重者於此更不能入他如桓玄叀識劉裕慕容紹宗知高歡隋文帝唐高祖皆以相表為時所忌趙太祖方面大耳免於周世宗皆未嘗無𠁊除之心數人悉全身濟大業又如曹操就擒於吕布之戰宇文泰墜馬於李穆之扶高歡逸身於賀拔勝之槊韓信得釋於滕公一言往往瀕死而生盖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殆非智力所及也

倡亂

陳勝亂秦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後自樹黨且益秦敵楊玄感亂隋李密請來煬帝在遼急趍高麗扼海岸使不得還高麗聞之必躡其後則腹背受兵天下可撫而有也黄巢亂唐未踰并江浙淮甸東都長安兵禍皆遍唐智不及謀勇不暇施鎮戍皆散盜賊滿天下唐卒以亡三人倡亂所謂盜亦有道也但余考多緣人主失乎人心不在敵之衆多也故七國叛漢敵非不多然高祖文帝之法制未變七國易于撲滅穆王西遊徐偃稱亂然

文武之德澤未斬轍還而周室再祚盖人心未去故姦雄之謀不行若秦隋季世思亂者衆唐末君昏蕩不可收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衣敝生蟣獻肉腐生蛆蟲自然之理也

以攻完守

城守雖以逸待勞而拘於圜土則困餽不繼則饑將有不攻自潰者矣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興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守有在矣而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則守不廢攻也戰國韓趙被兵孫武救之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亂不控拳救鬬不搏撠也漢高守滎陽拒項羽方滎陽之守未備先遣羽齊梁反書使羽力分於彼而紓我其後守滎陽既備則南出武關引羽東兵以休滎陽京索閒且使韓信得輯河北收山東而漢有天下大半徐還滎陽則漢守完而羽地狹矣垓下之圍天下之兵叢焉羽安得不亡大率好謀能聽功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周亞夫亦先委梁餌矣而身出武

關制之又攻其所不備也宋末儒帥當邊寄若多尚城守王登帥荆柯謁以詩云一圍土裹作規模以此平戎計恐踈我欲守株難得兎彼專減水易枯魚直須日日論軍實也要時時計積儲敵出河南二萬卒便收石勒上條書登大是之減水枯魚謂擾耕牧徙人民也

識遺卷九

識遺卷十

宋　羅壁　撰

天幹地支　古樂

夢卜　圜扉

名犯聖賢　服節

社稷　九夷

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㝠官厯　月受日光

文尚喻　儒者生殺

天幹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名天幹子丑寅夘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夘木巳午火申酉

金亥子水辰戌丑未為土幹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幹配五行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類四要之五陽數屬天故奇圓為天四陰數屬地故偶方為地幹支一本天地非誣也幹本十又奇函偶陽包陰天統地也支本十二而偶後奇陰附陽地承天也二氣錯綜萬物化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古樂

書論韶樂之感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賔在位羣后徳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宋子京謂此后夔推美舜徳侈言之非真有鳳儀獸舞也盖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宫室之嚴有階陛之阻有營衛之家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衆賔間耶若祖考來格亦豈儼然見之乎又夏王懋徳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等語說者亦謂誇美聖徳之辭周

禮言樂一變致羽物川澤之示再變致𧏡物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丘陵之示四變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土示六變致象物天神又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變人鬼禮史記述師曠鼓琴曰一奏玄鶴二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翼舞復鼓雲從西北起大風至雨隨之飛廊瓦其後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樂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敢知今樂自晉魏以來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髣髴何耶想亦史氏

誇辭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余謂憑以決細微可矣將相係國安危才否未諳但參夢卜可乎高宗夢傅說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置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擬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艱舜傳禹驗之治水委之征苗參之歷數狥詢謀龜卜而後定高宗以一夢立相何易也

後世固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搶攘猝急之際若齊桓相管仲以鮑叔為之先漢高將韓信亦蕭何薦其才販繒屠狗之流皆識其有一長始乃舉用未聞以想像決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決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出實太公就之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德而徒以一旦非熊之形象乎則

卜載歸師之說史遷無謂也闕　　修和有夏之佐曰
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則五人之外無太
公一語至武王予有亂臣十人說者始益以太公詩述
武王牧野之戰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太公特以韜
畧為武王兵師遷未詳也竊疑書曰賚予良弼因說立
相早故假夢以神其入不知眛於聖人審重之旨也或
又謂高宗識傅說武王識太公而衆人未知故假夢卜
進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賢

圜扉

古圜土圜扉按圜圓也圓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獄名圜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圜土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均臺殷曰羑里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過矣唐堯虞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爲缺梁有虞舜官太常薦

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初與亳湯殷因以地號曰成湯猶言成周然犯雖非其名而與聖人相犯亦不雅）顏回孔門高弟而晉有顏回為羌師書兩伯夷（一虞秩宗一諫武王）論語兩南宮括（一論古一十亂中）共工氏霸九州而舜時垂官共工相類曾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羿善射一帝嚳之臣一有窮之君然則漢以來兩龔遂兩京房之類無怪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

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盖齊斬三年則氣歴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時則物已成緦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皇氏謂鬼神幽暗故齊則緇鄭玄曰三代下冠衰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來吉凶異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别而白布專

為喪冠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勾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穀其神曰后棄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徧敬故封五土為壇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五穀為壇而祭之然獨祀稷者以首種為百穀長爾雅粢盛亦釋稷土神之祠於家曰中霤其形皆如陶竈詩曰陶復陶穴是也其中穴明兩四霤之因名室中曰中霤後世易為屋漏朱文公謂當

於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遇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有世臣把住如魯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手況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轍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曰乘桴浮於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入夷狄哉蓋深歎中國無可與

有為之人也九夷張儀李斯説曰楚破南陽九夷内許沛鄢郢危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謂為楚地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為楚郎之甚邇何以歎為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為玄菟書宅嵎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曄後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九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歎意其

九夷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殺惠伯曰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間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覘廉頗曰與臣坐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遣取藏中蜜蜜有鼠矢魏髙歡妻微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缺馬矢以食東坡詩但尋矢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皆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漢高祖罵儒生曰廼公於馬上得之及其病却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謂王府僚佐曰何用碑為與後人作鎮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唐高祖相隋國柄歸已羣下請加九錫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尊而飾讓心竊耻之宋藝祖削平諸

國論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江南徐鉉爲李煜陳子事父之說祖曰汝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饗太廟有司陳禮器曰我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文公謂藝祖氣象剛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同曹孟德司馬仲達貽譏於石世龍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進之途曰戚寵曰貲粟曰世澤曰吏勞曰吏託

而惟文武取人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射不足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制畧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不堪也吴起將戰左右進劔起却曰一劔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略弊也久矣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諶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蠡不如種敵國

之事種不如蠡玄齡能謀如晦善斷姚崇知變宋璟持正黄覇長於治郡劣於為相夏侯淵長於設變短於總衆爾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晉殷浩唐房琯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虚聲誤國故桓温謂浩為令僕足以儀型百僚督師非其任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可大槩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材實往往受弊不思古以夔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此皆唐虞明試博詢度其

材之所宜任之終身所以世道稱治王臨川曰臯夔稷契在唐虞皆終身一官不使更任其有降陟亦特以禄秩而已漢文景並美成康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此豈有資叙年勞哉武帝舉霍光輔昭帝官榮位顯者何限獨拔一奉車郎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役獨任一謝玄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設缿筩使相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長赦

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高宗幸東都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釋械以從倚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監軍牽制主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乞詔官長自保任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宦官宦官亦自請罷盡使中閣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惡且不歸怨於我文潞公為相日穿漯渠會仁宗不豫司天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穿

公請遣前言不利司天相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别有妨
已當其咎乃更言前穿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制
之也元祐初司馬温公為相矯王介甫之失免差役京
尹蔡京希新旨五日盡改之使温公當時改作盡以此
策待之則異日紹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
川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時諸人似皆可用且人
豈皆甘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願為君子此
等事教他們勝吾曹故人才在君相變化之爾侯仲良

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即是觀之古今局面更張夫非變化人才之機哉

東南國勢

楊誠齋言於紹興曰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闔閭子胥種蠡所以强霸用武為根本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所以興起之地缺限其東三江五湖繞其南此六朝所恃以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缺之粟市西

戎之馬而號名荆楚之竒才此漢唐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以為資而乃不能以自存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國可證方曹操劉備孫權割據各欲占取荆州故先主方有荆州魯肅説權謀取缺

以下東南控缺

則可瞰宛洛下吳楚缺

蜀嘗假荊矣又爭於吳吳卒圖關羽全取缺

陽襄陽南鄉入魏缺　荊南郡零陵武陵入蜀江夏

桂陽長沙入吳禹貢今荊之地遂裂爲三其後吳得荊

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無以圖魏魏晉有襄并吳

卒自襄始危驪唐嘗著論曰得江陵則可以窺襄陽固

巴蜀失江陵則无以保武昌與九江武昌處沅湘洞庭

衆水之會故吳缺

宋齊梁爲盛府九江處江西番陽彭蠡缺

之會故晉以來皆藩住二郡實蔽全吳　得襄陽則

可以通巴峽綴關輔失襄陽則必須保巫峽護江陵襄

陽一失則天下事無可言者余按江水原岷山出夔峽江實爲長江上流孔明謂荆州利盡南海者此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出興洋襄陽實衆水上流庾翼謂進可以掃秦趙退可以護江流者此也漢水至武昌下與江水合失漢上流則水路中襄可缺江中流江陵上流之保遂爲虛襄陽蔽江陵又杜漢入江之委也吳陸抗嘗言上流有警乃社稷安危之機當傾國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以墮甑視襄豈特出孔明庾陸諸人之下亦豈有方蒭缺者哉建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國切切荆襄

盖深者也

前定

大數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時預讖亡秦者胡王莽未篡夏良賀言漢歷運當中衰揚子雲太玄言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高祖至孺子嬰二百一十四年隋文臨御卜葬者說言三十為三千二世為二百晉牛繼馬後符元帝郭璞推江東與中原分合至三百年當復合唐李淳風言武氏殺唐子孫宋興已有過唐不及

漢庚申缺

及寒在五更頭等說舊傳太宗卜世於陳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頭又有缺風雨蕭蕭欲曙天莫道五更天便猶怯缺半更眠因此宮漏增為六更按宋以庚申起運將及第五庚申而己未警於江又五年理宗薨十年祚移五庚申後又延十五年豈半更眠之兆也

冥官歷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夜必衣冠焚香拜告缺寢即計一日食飲之費及所為之事缺必求稱之司馬温公曰吾無過人者缺

學見之實踐如此東坡志林著蘇子缺

罪冥官曰子歸置歷一通晝之所為缺

述缺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謂趙范司缺

之在側也缺

冥官歷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資日而明京房曰月與星陰者

也有形無光先師云月體似鏡其照處明不照處暗張

衡曰日譬火火外光月譬水水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射月暗由於日之所蔽當日則賦光盈就日則光盡洪容齋五筆述太史劉孝榮之言曰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沈存中筆談曰月形如彈丸受光如粉塗月去日近則光一消漸遠則漸生明又曰凡天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詞援沈説且謂月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人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又援王晉説曰月生明之夕人望之則人在側但見一鈎至

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見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徑參其間雖弦晦剥復光具全明詳諸説則月光常滿人立有偏正因見光有虧盈非既死復生也余嘗因是驗之日没天晦知天倚日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輒印置陰處動静隨之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資於日矣星受日光之説亦嘗驗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蝕既晝晦星獨朗然日蝕光既星光自若何耶豈宋歷告終光固有常變之異耶

文尚喻

古人立言皆取象葢即麤可以明細因事可以識天理故詞每以喻而顯詩之多識禽獸草木蟲魚之名可證已若易龍馬龜牛魚狐鳥隼鴻雉虎豹狗豕豚羝羊鼠則鳥獸備也茅瓜杞蘭葦竹木華稊株莽葛藟枯楊蒺藜叢棘碩果苞桑則草木備也户牖藩廬蔀屋牀几枕杌舟車鼓輿輪輻斧喪甕缶筐鼎弧矢簋貳則器用備也雲月氷霜雨塗泥陂險淵田谷埜菑畬園巷郊邑川

陛井石階衢城隍干磐陵穴則天地備也備服飾則簪圭襦帶衵絞袂裳是也備一身則耳目鼻舌牙頤面腹髮臂拇股肱心背腓趾是也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羡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欲定形性老氏之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遠庖廚循禮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麛卵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老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與夫豺未祭不田獺未祭不漁草木黃落不入山林皆節

以禮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絶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脱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鄰侯于海内無有應也故岫藏于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隆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識遺卷十